



窦卫华 著

一代跤王

群众出版社



窦卫华 著

一代跤王

一代跤王

窦卫华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 6印张124千字 插页2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643-X/I·193 定价：3.00元

印数：0901——5000册



作者简介:

窦卫华,男,河北沧州人,1950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。曾在天津上小学,后因父亲受反“右倾”运动迫害致死,全家返回故乡。沧州一中毕业后,先后在冬菜厂、窑厂、建筑队、运输公司等地做工,后调做地区运输公司秘书,省运输公司办公室秘书,1985年调河北省文联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

坚持业余写作多年,步履甚艰。1984年后开始上路,计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篇,其中《夜雨》、《惶怵》等7篇分别在河北作协及京、津、川等地刊物获奖,数篇被《小说月报》等10种书刊转载。

现为《河北文学》编辑,作协河北分会会员。

内 容 提 要

中国第一部描写摔跤手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位于渤海与运河之间的小城，云集了各路跤坛高手。一日，应省城下来的跤手之约，小城跤界摆开了擂台。于是一副副世间百态图，呈现于人们眼前：光说不练的、花钱买脸的、诡诈作弊的、行侠仗义的……而谁也没想到的是，擂台竟被人当成应付官场和生意的挡箭牌利用了。古老的跤坛，谁个堪称一代跤王？

本书文笔细腻，故事奇特，情节跌宕曲折，形象地揭示了神秘的跤坛内幕，使人陡生一种苍凉悲壮之感。

上午五点整，丝幔窗帘刚渗进星星点点的晨曦，王金星就醒了，推推身边熟睡的女人。女人打了个哈欠，翻翻身又睡。他有点不耐烦了，晃着肩摇了摇。女人发出梦呓般的埋怨：“唉哟，别讨厌好不好？才几点，你就撵人家走？”

“宝贝，不是我撵你，天一亮，外边人一多，让谁看见了也是麻烦。快起吧。”

“就不嘛！”

女人一下子抱住他的腰，撒娇摇晃。看看没有被感化的意思，猛一翻身，身子仰着，柔软轻盈的鸭绒被一甩手撩到地上，在壁灯柔和微光的映衬下，年轻女郎那充满青春珠润的裸体，一丝不挂摊在眼前！

这一手，倒把王金星弄得犹豫了——多美的曲线！胴体的每一部分都匀称美妙令人心旌不稳！散发、细颈、胸、腰、臀……甚至涂着鲜红晶亮的蔻丹，妙不可言的小脚趾，都使他血流加快两眼霍霍，喉节禁不住一下一下地抽搐！

“起呀！你不是起床吗？”女人颤颤着席梦思，发出销魂的娇声。

王金星叹一声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弯腰把被子捡起来，重新搭在她身上。然后趿鞋下床，踩着厚软无声的地毯，来到了外屋。

这是一套豪华式住宅公寓，虽然只有里外两间住屋，但陈设华丽高贵，壁灯发出和谐的光，电视、电话，一排低座绿绒沙发，沙发上搭着洁白的勾花披罩。墙的另一侧，并排两扇窄门，一扇是厨房，一扇是卫生间。王金星进卫生间冲了一个温水澡，揩干之后，披上毛巾睡衣，一边系带一边坐到蒙着厚玻璃的写字台前。

扭亮台灯，那张昨晚送来的清单出现在眼前。他叼上香烟，一边吸一边审视——练功之人不该沾烟酒，可作为饭店经理，他学会了应酬，每逢遇到不遂心的事，也会不由自主点一根。看着看着，眉峰不由自主就蹙了起来：最近，他的饭店接二连三出岔子，今天丢了碗，明天又少了碟儿……起初王金星没怎么认真，以为不过是哪个服务员沾小便宜，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，而是招了外贼。他感到不妙了，联想到最近耳朵里听到的一些风传，更是心绪难以安定。

他徐徐吐出一口烟云，目光久久凝视那纸清单。

清单是他吩咐饭店掌事拟的，一项项列得挺详细：

计丢失

- 1.景德镇七寸青花盘三十只，八寸二十只；
- 2.福建产金丝楠木筷十把；
- 3.零散烟酒约值一百五十元；
- 4.保险柜被撬，但未撬开……

王金星若有所思，冷笑一声：“好兔崽子，胆儿不小，偷到我头上来了。”起身将烟撒灭，一拉纱门，来到了阳台上。

王金星的阳台与众不同。别人家的阳台，植花种草，晾衣晒被。他不，从买下这套房，就一样过日子的摆设不要，

而将练力量的壶铃、石锁、弹簧拉力棒，练柔韧的皮条等器械统统带了来，墙根还吊了一只模拟人形的胶皮袋子，放着两只拳击手套，什么时候得空了，就到阳台上来活动活动。穷得一文不名时他就有练功习跤的癖好，如今发迹了，有钱了，仍然没撂下，反而更钟爱。他知道，人在社会上混，非有一技之长不可，他没文化，也不大懂什么政治形势经济规律，所以能够立足，闯出今天的局面，很大程度上，是靠了自己的一身摔跤功夫——北门外一带自古民风强悍，在那儿开饭店，事到临头压不住阵不行。

来到阳台，他先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又推了一阵石锁活动臂力，然后，戴上皮套，系上带扣，开始一下下朝模拟人击打。拳击不是他的所长，他的所长是摔跤，但就这么块弹丸之地，也只能秃子当和尚凑合了。“拳不离手，跤不离走”，练功之人就怕荒置，一歇几天，再出拳使绊，胳膊腿都有些飘忽不稳。“妙龄姑娘体似酥，腰间伏剑斩凡夫”，王金星每次来一次阳台，就告诫自己一回：快跟她断了吧，再拖下去，莫非你要毁在她身上？何况店里接二连三出事……想到此他不胜感慨，运足气力，“嘭嘭嘭”就是一通组合拳。

“哟，还真卖力气呀？”

女人的媚声，又从纱门里传出来。前几回都如此，他闻声耳朵软，放下器械就进屋。这回，他冷冷地斥责了一句。

“快走把你！这个月不要再来了……还磨蹭？再磨蹭可要来人！”

“来了又怎么样？你这大经理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喂，听见没有……快给我找衣服，我的裙子不见了。”

“在衣架上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再找找。”

“找也没有，你进来看看嘛！”

一推纱门，他愣了。女人上下精赤，怀里抱个枕头吃吃地笑。

“练你的，进来干什么？”

面对诱人的尤物，王金星又一次泄气了。不过，这次他没有象前几回做出饥不择食的举动，而是无奈地打量着，眼光里既有贪婪又有怨恨……

这女人，是他无意之中勾上的。

那一天傍晚，她弄了一筐鱼，在他的店门前叫卖，腥气哄哄引来不少的苍蝇。饭店掌事出来干涉，她不依，撕扯着要拼命。他出来了，只一眼就怦然心动，也许是离婚之后多日没留意异性的缘故，女郎的举止表情立刻象磁石吸住了他目光：身材姣好，粗衫陋裳遮不住迷人的身段；泼辣娇娆，举止动作分外让人怜惜。王金星二话没说就吩咐把鱼全部买下，并引到店内静室，一番外人无法知晓的规劝……从此，这个女郎就象幽灵一样，天天换了一身花哨衣着，出没于他的公寓，晚上来，天不亮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……王金星从没想过，自己这辈子还能撞上桃花运，清醒时他也告诫自己，女人找他是为了一个目的——钱，可事到临头又迷糊，乖乖让欲望牵着鼻子走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

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他看看表，时间刚过六点，正是早点刚开始营业，顾客刚上门的时候。这种时候能有什么急事，非要惊扰他？

他摘下套子，拿起了听筒。

“喂，喂，经理吗？您来一下吧，乱子闹大了，那个最近老来捣乱的泼皮黄三儿又来了！搁桌子摔碗，谁拦他骂谁。顾客们都吓得不敢进屋……这小子会摔跤，我们制不住他……是，是，先稳住。您可快点儿！”

电话撂了。王金星大步走进内屋，三下五除二换了双胶鞋，又提上裤子，一边系扣，一边往外走。老辈人说：酒色财气，四大祸根，这话正在他身上应验：自从勾上这个甩不掉的女人，店里麻烦事不断，不是厨房失盗，就是前厅有人搅生意。看来，不下决心来点狠的不行了！穿戴停当，他一把捉住仍在嗲声嗲气卖乖讨宠的女郎胳膊，狠狠地说：“不是不听话吗？好，我让你尝尝不听话不长眼的滋味！”

卫生间的门开了，女郎被粗暴地推进去，随即冷水闸门被扭开，冰凉的雨雾突如其来喷射到带着暖被窝余温的雪白肌肤上，激得女郎象下了油锅的活鱼又蹦又叫，声音尖锐刺耳，却无论如何挣不脱王金星那铁钳般的大手……她的嘴唇紫了，身子抖了，皮肤上遍是鸡皮疙瘩，渐渐，怒骂变成号啕，号啕变成哀告……王金星一边看着一边给自己打气：别可怜，她不是黄花闺女，残花败柳，靠卖屁股挣男人钱早不是头一回，虽然颠鸾倒凤时，枕边的话那么中听顺耳，都她妈虚的、假的，没有钱的指望她一趟也不会来！他与她的关系，不过一个是玩，一个是挣，一笔谁也不吃亏的钱肉交易，哪有什么真情值得留恋……看看目的已经达到，王金星一伸手拧开了温水开关，顿时，水流徐徐变热，女人不叫了，不喊了，象润开的冰人，乖乖地在喷头下立直身子，眼泪和着水流汨汨而下。

“我本来不想教训你，可你太贱了，一点不知道惹主人生气意味着什么。这下行了。呆会儿穿上衣裳，抽屉里有一张给你的支票，你不是总吵着要条金链子吗？好，我给你双倍的钱……什么时候等我有了闲心，想你了，你还可以再来。我相信，通过今天的教训，你会学得乖一点儿。好了，限你五分钟穿上衣服！”

王金星眼瞅着女人乖乖下楼，乖乖从楼洞走出上了马路，这才长透一口气。看看表，整整五分钟！

“人就是他妈的动物，不驯不行！”

铃木100发出清脆的哒哒声。王金星头戴天蓝色护盔，直奔城北方向而去。

二

王金星骑着铃木100，在清晨车辆稀少的马路上加油疾驶，不到五分钟，就临近了北门外断魂桥。远远地，望见自己饭店门前围了一大群人，便拧钥匙熄火，借着惯性余力，一边思忖，一边让摩托车徐徐滑向饭店门前。

断魂桥是旧名，新名称叫跃进桥、红卫桥、胜利桥，但在很多人嘴里，还是旧名叫着顺口。断魂桥地处小城北门，北门外一带，过去是盐碱纵横的不毛之地，处决人犯的乱葬岗。解放后，小城东西南三区都有了很大发展，唯独冷落了城北，直到十年前开辟为新建工业区，昔日的乱葬岗竖起一座座工厂，市区才从北门里延伸出来，一条柏油马路穿过桥面直通工业区，路两侧荒地该平的平，该铲的铲，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；旧桥也拆了，代之一座宏伟的钢筋水泥桥矗立在十字路口。北门外的改观，使有识之士眼睛一亮，看准这是一块很快就能繁华起来的宝地，纷纷把城里的商业摊点往这里迁，一时间，花花绿绿的商亭雨后春笋般从两侧便道上冒了出来。行动快的，占据有利位置，买卖兴隆红火；行动慢的，连块站脚的地盘也抢不着，干瞅着别人赚钱。王金星属于头脑最机敏的一批，他的早点铺安在位置最佳的桥头把角，不出几年，已发展成拥有十几张雅座的金星饭店，天蓝色拐角商亭一拉溜占据着十字路口最热闹的位置。店门

外人流熙熙攘攘，出出进进，王金星眼瞅着一个个顾客登门送钱，嘴上不说，心里那种得意的滋味，真比吃蜜还甜。想想吧，一个没念几年书，连报纸都读不通顺的粗人，一个扛麻包拉板车出身，除了摔跤练武什么特长也不具备的苦力汉，硬是靠个人的精明本事闯下地盘，混到如今腰缠几十万的份儿，能不吐气扬眉？

摩托车靠上马路牙子，王金星缓缓躺下车座。头盔一摘，立刻有眼尖的认出了他：

“快闪闪，老板来了！”

“嘿，这下子有好戏看啦！”

人群闪出一条通道，象迎接检阅一样，目送这位膀阔腰粗，一身黑裘皮夹克的店主走向店门。店门拉着防盗栅栏，还上了一把大锁，几个男职工正把住门口，和一个瘦伶伶的高个子男人纠缠。这男人尖鼻鹞眼，刀条脸上几星麻坑儿，腰间箍一道“腰里硬”，脚下一双露脚趾的洒鞋，浑身上下脏兮兮臭哄哄，一只脚蹬着凳子，拍胸脯连谰带骂嚷得正欢。地上碎碗片狼藉。王金星一见，立刻眉毛拧成一个“川”字，进门之后，也不说话，直直盯住那人逼视。瘦脸汉子大概猜出了来者的身份，不吵了，不骂了，拉条凳子屁股一坐腿一翘，瞅也不瞅地说：

“好，你们不让大爷走，我今儿就住在这儿了！”

要搁往常，王金星遇到这场面，根本无需费什么多余的话，一绺袖子往对方眼前一矗，对方的气焰先就减了三分，熟人谁不知道金星饭店的老板是练摔跤的王金星？捣蛋也不能挑这种地方。至于外地顾客，更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小城武术之乡闻名遐迩，长耳朵的都听说过，不是脑瓜出了毛病，

谁也不会自找不舒服。

可是今天，眼前这个耍无赖的家伙，显然毫无惧怕之意，这倒让王金星感到有点棘手。也许是钱赚得越多，身价越宝贵；越春风得意，越怕招事出闪失；或者是数年和气生财的熏陶，他学会了克制冷静，学会了稳重耐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愿再伸胳膊动腿。再说与这种无赖对阵，本来就不是什么荣耀。所以，尽管瘦脸汉子象根柴棍支着他的眼睛，他还是把火压了又压，强装出一副笑，上前问道：

“朋友贵处的？”

瘦脸汉子睨了他一眼，咿地吐出一口牙渣，左腿搭右腿换成右腿搭左腿，带答不理道：

“费什么话！你不是头儿吗？有话说有屁放！”

“不知小店哪儿慢怠了师傅，还请指出来。”

王金星说着凑近一步，更仔细地打量对方。他知道，北门一带，老辈人传说风水不好，虽然练武的多，摔跤的多，旧社会却专出劫道的土匪和无赖地痞。解放后政府经过整顿，风气大大改变，但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，一些腐朽陈旧的东西又冒了出来，不少痞子，仰仗粗胳膊以吃白食为娱，一般的饭馆都不敢轻易招惹。金星饭店因为有他在，镇唬了几回，比邻居们安生多了，今天冒出这么一根搅屎的棍子，也着实有点意外。从外表看，手脚麻利象个“练儿”，“练儿”登门找茬，做出这么大的举动，恐怕不是单纯为一碗豆腐脑几根馓子，肯定另有所图。想到此他打定了主意。

“这位朋友，若是没有意见提，是不是先挪挪？您瞧，里外这么多顾客，都是等着吃完早点上班的。怎么样，我陪

你到里边先坐坐？”

瘦脸汉子脖梗一横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住下了！”

“那您可挑错地方了。”王金星冷然视之：“我们开的是饭店，不是旅馆。”

“饭店怎么样？老子吃！喝！有好菜给我端上来！老子有钱！”说着，啪地把一张纸币拍在桌子上。

手下人都震怒了。王金星却莞尔一笑，鼻子一哼，从服务员手里接过一盘熟牛肉，又从柜上抄起一把牛耳尖刀，一插！几片牛肉象串糖葫芦串在刀刃上，一点点朝瘦脸汉子逼近。

“想吃？好啊，开店的不怕大肚汉。看看这东西对不胃口？”

瘦脸汉子也不答话，脑袋随着刀尖转了又转，猛然喝一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叼住刀刃，一扭脖一挥胳膊，肉片进了口，刀子却被驳开！王金星暗叫一声好利索，却见瘦脸汉子一边嚼一边拔出腿攘子，叉起一片肉往前一举，得意地问：“怎么样，敢不敢也来试试？”

四周一下子寂然无声，围观者由好奇到惊惧，由惊惧到恐怖，一场流血出人命的事件眼看就要发生，谁还敢粗声喘一口气？

王金星沉默无言。此时此刻，他完全明白局势有多么严峻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他似乎认出来了，眼前这个满脸污垢的家伙，是北门口一带素以耍无赖出名的痞子黄三儿。数年前黄三儿打架伤人进了监狱，没想到放出来之后，这家伙依然这么强横，这么不知道头青蛋肿。他的脑海剧烈翻腾。他知

道，硬抗下去，很可能演出全武行，甚至血溅店堂。可软下去认输，赔个不是让他重新耀武扬威？不行，这家伙不是那种狗吃猫屎的小狗食，吓唬吓唬，或者施点小恩小惠，糊弄糊弄就能打发。他是坐地炮，靠吃窝边草活着，一回忍了，只能招致今后更多次的纠缠、要挟，甚至搅得饭店无法营业……找政府？找有关管理部门？算啦，如今官面上的事，也他奶奶的西瓜皮擦屁股，哪有痛快解决的时候，何况对黄三儿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，谁见了也怵头，谁也不愿意多揽事溅身上血，一拖二磨，只会使他捣蛋越猖狂，越无所忌讳。只要你还想立足，只要饭店还想办下去，只要小城武跤界王金星也算个人物的事实，不想蒙垢遭人耻笑，就得拼，就得顶住，把这股邪气压下去！

王金星抖擞精神，皮夹克一扒，露出秋衣紧绷的宽膀阔背，眼睛也象通了电霍霍闪亮！他蹲个马步，朝黄三儿做个姿势说：

“来，来呀？”

黄三儿握刀子的手抖了一下。看看周围，一双双目光屏息注视，这些目光似乎在提醒：想东山再起吗？想重坐江山当北门一带的伏地太岁吗？那就惹祸捅娄子也不能含糊！是骡子是马，就看这一手啦！

黄三儿咬牙发狠，刀尖朝饭店经理张大的嘴巴猛然刺来，只听“咔”一声，刀被咬住！使劲抽，居然抽不回来！却见饭店经理的嘴角殷殷淌出鲜血，眼珠儿也瞪得奇大。黄三儿有些慌，上前使了个“划钩子”，却被王金星闪身避过，紧跟着又一个“跨腿踢”，也被王金星抬腿化解。连续两招失算，黄三儿沉不住气了，乍撒双手直扑过来，临近身了头猛

然一低，一个“黑虎钻裆”，想把王金星扛起来，谁知正中王金星的下怀，王金星的特长就是跤摔得巧，交手后不使蛮劲，不盲目出招，专等对方露出破绽，才借机使绊儿。此刻一见黄三儿直扑下盘，料定他重心已失，便瞅准时机疾步闪过，与此同时，右手一攥后脖领，左手插进“腰里硬”，趁势一提，把黄三儿象半扇猪肉一样掷出门外！黄三儿连滚带爬趔趄出老远，总算没跌在便道上。周围一片哄声。

这一跤，黄三儿汗也出了，眼珠也直了。腰缠万贯的饭店老板居然会功夫？这在他实在没料到。再回头瞅瞅对方雄纠纠的大块头，得意中含着轻蔑的神色，不觉暗叫倒霉，撞上“练儿”了，底气先就减了几分，但是又不甘就此服输，一个旋风脚扭过身子，手朝门里一指，扯嗓子喊道：

“好！好！算你小子会找便宜。来呀，有种的咱们明对明摔，别他妈走暗道！”

王金星用袖子抹了抹嘴角的血迹。他知道，对方心里已经开始发毛了，话说得硬，但不主动进攻，无非是泼皮们惯用的伎俩——虚张声势，给自己争点脸面好下台。他也想就此罢休，又一转念不行，黄三儿刚放回来，还没寻着落脚之地，正四处试探四处闯，今天在他这儿碰了钉子，并不等于在别处找不着立脚点，日后羽毛一丰，今天的事肯定会来找后帐。对！摔就摔他个坐实的，让他记住不忘，什么时候路过这里，都心里打哆嗦犯怵才行！想到此他大步跨出门外，没等黄三儿反应过来，胳膊一伸手一抄，对方的袄襟已死死攥在手里。黄三儿不应战也不行了，只好支上架子，一边转，一边不停歇地使绊子，想将王金星撂倒。王金星见黄三儿求胜心切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心里反倒踏实了，周旋中瞅准